



许辉“单独”系列散文随笔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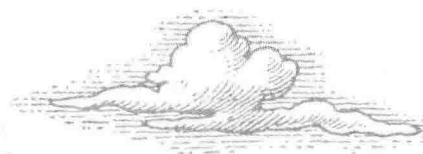
HE DI QIU SHANG DE XIAO MAI DAN DU ZAI YI QI

和地球上的小麦单独在一起

许 辉 著

工业大学出版社

许辉“单独”系列散文随笔选集



和地球上的小麦单独在一起

许辉◆著

HE DIQIUSHANG DE XIAOMAI
DANDU ZAIYIQU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地球上的小麦单独在一起/许辉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3.12

(许辉“单独”系列散文随笔选集)

ISBN 978-7-5650-1695-0

I. ①和… II. ①许…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7865号



和地球上的小麦单独在一起

许辉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印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邮编	230009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电话	总编室:0551—62903038	总印张	47.25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总字数	1184千字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E-mail	hfutpress@163.com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1695-0

定价:150.00元(全5册)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生活的船（代自序）

上世纪 80 年代，我写过两篇散文，现照录于下。

湿漉漉的秋天的早晨

我到小梁乡已经好几天了。小梁乡是泗县境内一个偏僻的乡集，地方很小，虽然有了一条垫着尖尖利利的石块的土公路，但还不通长途客车。我住在乡政府后院的招待室里，后院十分安静，长着粗大的泡桐树，把泥土的大院子遮得挺潮湿。除去那位喜欢文学和通讯报道的乡里的小伙子（他又兼管招待室的事情）外，没有什么人来打扰我。

从乡政府出去，也许走不上二百米吧，就是田野跟庄稼地了。这里没有工业和太多的人，照我看来，它完全是个村子，而且不比淮北平原上略大些的村庄大，甚至要小得多，是个最典型的溶化在田野里的乡集。我每天走到很少有人的田野庄稼地里去，呼吸平原的新鲜空气和乡野风景，感到了一种许久未有的放松和享受。

因为晚上的熬夜，所以早晨我一般都起得有点迟。这一天清晨，我正做着梦，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在到小梁乡的这几日里，我还没遇到过这种事情，谁会这么早就来敲我的门呢？我起床开了门。呀，外头的雾气好重；在流动着的雾气里，站着一个笑嘻嘻的青年。

他是那种最普通的淮北农村青年，穿着一件花花哩

哩的拉链衫，一条带黄道的绛色运动裤，一双带蓝道子的白球鞋，一脸的憨厚相，手伸出来的时候，一眼就看出来是劳动者的手，粗糙、毛孔大，有些不规整。

“俺是来领结婚证的呀。”他说着手里就有一支烟递过来，笑露着白牙齿。他手里的烟肯定是在敲门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的。他的头发都叫雾气给打湿了。

我不能推辞，这是支喜烟哪。我连忙告诉了他领结婚证的地方，我想那一定是在前院的乡政府办公室。我又说，现在这么早，恐怕不会有人的。我送走他之后，回来重又躺在床上，但怎么也睡不着了。

我忽然想要追上去问问他住在哪一个村子里，他的新娘又是个怎样叫人羡慕的姑娘。我连忙爬起来，穿上衣服，走出乡政府大院，走到田野里。

田野里一片雾蒙蒙的，离开几步远就什么也看不清了。黄豆、芝麻、绿豆、红芋，都舒展开叶片，叫雾气打得湿淋淋的，它们甜蜜、安详得似乎有些醉意了。整个田野都被笼罩着，浓浓淡淡，清新静谧极了。

这时天还很早，偶尔有一些极简单的声音传来，使大雾笼罩着的乡村的土地显出了极度的深厚、深远和深沉来，使人对远古就存在着的这些土地，刹那间就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理解。

突然，脆脆的、响亮的一声自行车铃响，从前边浓雾间的什么地方传来，接着是掩住嘴却又忍不住的一阵姑娘的咯咯笑声。是他们了！我抬脚就要追去，但是我止住自己，回转身，沿着田间小路往回走。我感慨地想：能在大雾弥漫，安详甜蜜的秋晨结一次婚，一生还有什么遗憾呢？

我走进了田野深处……（1985年秋写于泗县小梁乡乡政府招待室）

生活的船

那年，节气将入仲冬，我从五河坐小机船，上溯浍河到园宅集去。那小机船是水泥铸成的，不很大，船尾装着柴油机和舵，船头较为宽敞，可以堆放货物，中间是客舱，里头搭了几块木块，就是座位。

船从五河码头开航，是个体户的船。因为上货耽误了不少时间，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时，太阳就偏西了。

太阳的热力一减退，冬日的寒气就逼上来。宽宽的河面，静悄悄的，枯苇在水道两边组成了宽而厚的苇墙。船一驶过，蓬蓬蓬的柴油机的工作声，就被苇墙渲染并且放大，反复地回响，很可能会传到很远的地方去……阳光照耀时在河面上打漂漂的“章鸡儿”也消失了踪影……暮气渐渐弥散，寒气更加袭人。

这时在船头上，一位农村妇女，却敞开棉袄，坐在一小堆白菜和红芋边上，露出微黄肤色的奶子，奶怀里的一个孩子。河面上的风吹着她，吹着她的奶子，她也不下到舱里去。她的绛紫色的方巾，扎成一堆放在身边，里头露出了黄黄绿绿的花筒（做头发的东西）。我有些好奇，觉着她用不到这些东西，就随便问了她。

她说：“替俺妹子买的。”

我点点头，笑笑，不再问什么。我抬起头来看前方宽宽荡荡的大水。我曾经有过不算太短的农村生活的经验，我知道如果她是生活在田野上的，那就可能在春天耕作的野地里，在一阵又一阵疯笑声中，把黄肤色、带黑晕圈的奶子，硬塞进想要扒她们裤子，占她们便宜的同村男人的臭嘴里去的，她们用那种粗烈的方式来抒发

一种存在的活性。

这时，暮色和寒气更浓重了一些。小机船开始减速了。船上的一个汉子，把手圈在嘴上，对着河湾大声吆喊起来：噢——噢——噢——，奶孩子的妇女也翘首望着远方。河湾里慢慢现出一只泊着的大船的身形，从大船上敏捷地跳下来一个胖胖的女孩子，她跳到大船下系着的小舟上，操起横放着的竹篙，解了系绳，像一个男孩子一样叉开腿，站得稳稳的，把小舟飞一样地撑过来。

两只船在河心里并到一起，白菜和红芋，都卸到小舟上去，奶孩子的妇女也跳到小舟上去，坐在舟头。小舟被人和货压得陷在水里。

两只船又分开了，越离越远。暮气立即就来填补了这空间。寒气更深地深入，连芦苇的沙沙的颤动好像也平静下去了。

我一直盯着远逝的水面和小舟，这时我想：在大河湾那只孤零零的船上，她们一家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她们白天下网、捕鱼，晚上呢，因为没有电，所以不可能一家人围在一块看电视的，又因为远离了人家，也不大可能会有亲戚朋友来闲坐的。夜一降临，天地就缩小到一只船上，那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呢？

我又想：那个奶孩子的妇女，她们一家人，肯定都在心里焦急地等她回来。那些白菜、红芋、花筒，或许口袋里还有一些简单的糖块，会给船上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带来不同的新鲜和兴奋吧？

她们的生活之船，就是那样行驶的吧？

暮色完全弥合了，寒气在淮北平原上，集结了，又扩张开去。园宅集的远远的灯火，已经依稀可见了……
(1986年)



现在再读她们，依然感觉生活的况味扑面而来。

从生活中获取文学的资源，这是我现在仍旧要坚持的最基本的创作原则。

这个集子里所有的篇什，都是这么来的。

2013年6月9日 合肥五闲阁

目 录

生活的船（代自序）	(001)
-----------------	-------

第1辑 嫩桑摇曳的麦月

麦收记忆	(003)
槐夏	(008)
小麦香熟	(010)
下乡访麦	(012)
寻找小麦	(015)
在小麦的原野里	(018)
6 月的水面	(020)
在吴山的麦田里	(024)
在下塘的麦田里	(027)
银川平原的冬小麦	(029)
在怀远县河溜镇涡河渡口看河北岸麦田记	(031)
在怀远万福镇芡河桥上看桥西的芡河及桥东的芡河水结	(033)



在蒙城北乡的冬麦田里	(036)
在怀远双沟到河溜的涡河南大堤上	(038)
在五河县沫河口的冬麦田里和自己单独在一起	(039)
在五河县沫河口镇到郜台子的淮河大堤上看淮河、 麦田和小美女们	(040)
霜晨在五河县临北乡看日出和浓霜裹盖的麦田	(041)
在淮河两岸巡视冬小麦	(042)
龙年三月三在肥东县众兴乡马神庙看庙会并冬小麦 ...	(045)
在江南看冬小麦、油菜花并寻找诗人的足迹	(046)
4月中旬在淮北平原看冬小麦、喝牛肉汤	(054)
在淮河上游看冬小麦	(056)
河南省三河尖、往流镇、朱皋、大寺和谷堆乡	(058)
罗山和正阳之间的淮河	(059)
从正阳到桐柏到合肥：在高速公路上睡着了	(060)
在淮河入江口附近的瓜洲和三江营看冬小麦	(061)
小麦灌浆，心情大好	(063)
在蚌埠五河之间的淮北大堤看小麦收割	(066)
在欧洲看冬小麦	(068)
读《世界的饥饿》	(072)

第2辑 季节风

季节风	(081)
-----------	-------

第3辑 槐月

麦子地里的新媳妇	(107)
麦月	(109)
桑月	(120)
槐月	(130)
下乡看麦	(139)
在卫运河艾墩甸的高坡上	(149)
麦子地里的月亮	(160)
一棵树的淮北	(189)
青麦原野	(224)
 嫩桑摇曳的麦月（代后记）	 (250)

第 1 辑 嫩桑摇曳的麦月

麦收记忆

好多年没参与麦收了，好多年都没体验麦收时那种困乏、疲累、饥渴、紧张和出体力的舒畅了。先是在城市工作身不由己，后来有了一定的时间却又不情愿那份苦累，再后来有了完全的自由却又忙于他事，到了最近几年，心中已是十分的渴望，也做了午收下乡的打算，却又总是被形形色色的事情冲掉。去年下了狠心午收一定下乡去，机会却早了些，下乡时麦正黄穗，待了个把星期，还不到开镰的时候，回城以后想再去，已阴差阳错故梦难圆了。今年呢？明年呢？谁知道呢，或许麦收时下乡去一定很乏味、很失望，但不去又怎么能够知道？这梦我注定了仍要做下去。

那麦收都有些什么叫人留恋而追忆的事情呢？

自然是有的。但都成了片断，散散漫漫地往眼前来。

先是一辆马车在朦朦黑影里吱儿吱儿地打庄里驶出来，车上的人都穿着棉袄，都迷迷糊糊地半打着瞌睡，都倚在车帮上坐着不动。收麦时节的瞌睡就是多些，人都睡不够，晚上又睡得死晚，早上却起得老早，刚从被窝里钻出来的人，咋样套的车，咋样赶车出的庄，都只能记住个大概。

马车上一般只有三几个男人，但偶尔也能拉了一车半车妇女，一块往大田里去，妇女都带了镰刀，是起早割麦子去的，有些年份天气不好，或麦子面积大，就得赶紧点，男人辛苦，妇女更得辛苦，她们弯着腰在地里一割就得三、五、七天，那罪不是一般人能受的，男人割麦割不过妇女，男人的腰弯不下

去，没有长劲，割一两天就落后、趴盆了，妇女们都习惯了这种苦累，要是让她们干装车、卸车这些重活，她们也干不了，并且没有兴趣、无精打采的、时时走神。割麦子倒像成了妇女的一种专利。

车上有妇女的时候，气氛会活跃些，妇女们带来另外一种特殊的气味，大多数情况下，她们裹着棉袄，和装车的男人挤在一块的时候，男人的心里都暖暖的，觉着贴身，瞌睡虫也全跑了，赶马车的人也有了精神，不像平常那种萎缩的样子，有时兴起，他还会把马车赶得飞颠。乡下的路都不怎么好走，马跑起来的时候，空车颠得尤其厉害，车上的妇女都坐不住，都颠得一蹦三高，妇女们只好都蹲起来，嘴里下句不接上句地骂：“死小篓子，跑慢些个。”话好容易才讲完，车又来个大颠，妇女们都挤撞在一起，有些蹲不住的，情急中一把抱住身边的男人，老实的男人便叫她们抱住，半句不吭，调皮捣蛋的男人立刻大叫：“要流氓啦！要流氓啦！小绕他娘，小绕他爸不在，你就不老实。”车上人轰轰地大笑，还有的男人故作浪笑，各种各样的笑声在朦胧里贴着黏滞的麦梢或者大秋作物青青的叶片，向四面八方延散，越散越远，最后，散到看不见的还在夜色里的平原深处去了。

没有妇女的时候，马车上就很安静，车子蹒跚地往前走，出了村子，直往田野的深里去。麦收时农村的早晚也都还凉，多数人都穿了夹袄或者棉袄，那时候，毛线衣很少，在农村毛线衣就更少，再说毛线衣穿脱不方便，要是扎了麦芒在里头，还很难清除掉。车子一颠，原来是拐到麦田里了，地里都是昨天放倒的麦个子，车儿停下，车上的男人都跳下车，用杈子慢慢地往车上挑麦子，马们都静静地抬头凝视夜色中的远方，过了一会，两匹梢马低下了头，寻找脚边的青草或麦秆吃起来，只有辕马仍静静地凝视着远方，好像陷入了沉思，辕马在静立时也还在承担着车子的重量，平常在转弯、下坡和任何情况

下，它都肩负着更大的责任，所以它的沉思和严肃都是应该的，它应该给人更老成的印象。

麦秆凝滞，因为夜里的露水把收割下来的麦子都打湿了，人的裤腿很快也就被露水弄湿了，早晨的雾气还有些大呢，人的头发也有点湿漉漉的了。这时，天已有些发白，人们在干活的时候，身子都醒过来了，精神渐渐地充盈了全身，早晨微凉清新的空气在大平原上流动，这时已能看见刚才马车走过留下的车辙旁的一根野花上，停着个抿了翅的黄蝴蝶，刚才要是车轱辘正好从野花上轧过去，那么野花和停留在野花上的黄蝴蝶就都不在了。花和蝴蝶都是湿漉漉的。

早晨的凉气还是重。但是早霞出来了，干活的人的肌肉里充满了力量，他们把一堆一堆的麦子杈住，举送到车上去，——现在，车已经装得很高了，有一个人在上面踩车，踩车是一门技术，车踩得好了，又结实又好看，在路上走时像一座黄黄的土丘在移动，车踩得不好，还没到路上就会歪斜，得几个人拿杈在斜倒的那一边顶住，跟着车走，说不定车一晃，麦都倒下来，那就更麻烦了。

太阳突然出来了，天立刻就暖了，人身上的棉袄再也穿不住，都甩在地上了。一夜的露水霎时也就干了，黄蝴蝶以及田野里的各种蜂儿蝶儿都飞起来了。在别的地块里割麦的人也能看得清楚了。往地里头挑水送饭的几个娘们也打地头上过去了。车装好了，几个男人丢了杈来拉绳刹车，他们都坠在绳上，用力气和自身的重量把车刹得紧紧的。

马车被赶往大路上去，三匹马不再像来时那样轻松自在了，它们在人的一连串吆喝和鞭击下，低着头可着劲把车拉出了还有些松软的庄稼地，一个大颠之后马车终于上了大路，一切都还顺利，车子没歪，也没陷在地里，三匹马儿哈哈地直喘，又马不停蹄地迎着太阳往庄里走去。太阳很快升起来了，从这以后，麦收的新一天就彻底地开始了：太阳会很快烘干

一切有水汽的东西；麦黄杏的气味从人家的院墙里散发出来；没了牙的大娘正打石榴树上摘下鲜嫩的叶子，洗净了放在大铁锅里，加上一锅水让柴火把它们烧开，烧开时就会有一两个年轻些的中年妇女或者老头，来把榴叶水舀到木桶里，悠悠地挑了往地里割麦的人那里去；地里的麦香气也渐浓起来，麦香气到晌午时，比笼里的馍还香，整个大平原上都是这股香气，别的什么气味也都闻不见了。

马车和板车一趟一趟地把麦子运到麦场上。烈日当空，男人的身上只剩了一只裤头或一条长裤，穿长裤是因为怕麦芒扎人才没脱去的。妇女的小褂都汗湿了，但她们不可能再脱什么衣服，只好一遍又一遍地用肩膀上的毛巾擦拭，或者由着汗直滴入干干的土里去。午后起了一阵乌云，雷鸣电闪也发作起来，人们很紧张了一阵子，地里的人都赶回到麦场上帮着把麦堆码起来，但是雨并没有下下来，乌云很快散去，人们略为休息休息，又忙着把麦摊开来，妇女们仍然回到原先割剩的麦子地里去，马车已经歇息了两个小时，现在又套上马儿往地里去了，牛车也吱吱哽哽地往地里去了，牛车更笨重，但任何运输工具在这时都是很急需的。

孩子们都自发地玩儿般地挎着篮子上地里拾麦穗去。割麦的妇女现在开始在地头坐下来吃午饭了，麦收时节吃的都是好面，都是去年省下来留到现在的麦子积成的麦面，平常好面是吃不到的，菜也有一些，还有猪肉呢，虽说只有几片，但人是太馋了。场上也忙活起来，场上的人忙着把麦秆堆码起来，怕夜里来雨浇发芽了，又忙着把脱下来的麦子堆起来，拿塑料布盖上。天渐渐黑了，地里的妇女还低着头、撅着腩割麦，直到天完全黑了，一点都看不见了，她们才直起腰喘一口气，上麦棵子里撒这一天在麦田里的最后一泡尿，然后，她们把带来的绳子铺在地上，捆紧一大捆新割下来的麦子，背上往庄里的麦场上去了。